梨園公報准於本月五日出版
定閱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 賣在內
館址 上海華界九畝地梨園公所

幌子

（公芬）

旗這件東西，北人叫起來，叫做幌子，不悬旗，就準旌旌旆麾蓋幢，一切文學上的字眼而和旗同類的東西，也都是幌子，幾幌子道三個字義，就有擋門面的意思，小之則錦囊綉囊身之具，大之則街衢城郭觀瞻之地，都不過是裝幌子，國旗雖是一國人民生死以之的物事，尤其外國歷史上，不過是裝幌子，國旗流血的事，只在原理上說起來，何嘗不是幌子，前天中報短波無線電上說，湯玉麟勒楊宇霆，三省從遠易幟，謂旗是幌子，地位是真的，易幟後如蓋派反對，即以反革命拘之，民黨反對，則以赤化坐之，三省至今頑梗，自然是我們一般國民所感到有從速統一的必要，只是三民主義，是採取感化的，青天白日旗，是光明正大的，我們希望三省人士，共同合作，站在一條戰線上努力奮鬥，絕不是像從前軍閥時代，祇把地盤觀念，先來盤踞在腦筋裏，也絕不許這們糊裏糊塗的撒底，或是總人拿了青天白日旗來投機的，否則照湯玉麟說起來，一朝旗在手，便把分來行，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生殺予奪，都在這旗上了，想不到區區這麼一個幌子，也有這等大的權力，申報說是湯玉麟之妙語，我說，竟是張月翁的奇談，

王寵惠博士到滬一瞥

（英俊）

司法部部長王寵惠博士回國後，於十二時許，尚未見船身，是日然日當空，歡迎者立在招商局碼頭鵠候，既苦熱又焦灼，最後西捕又將一羣歡迎人，擁逐至棚欄外，不准立在碼頭上，則心中更爲無趣矣，

乘法國郵船，停在棚樹浦碼頭，惟保另許君崇智亦同日由港來滬，惟保另許君崇智亦同日由港來滬，惟保另王許有交誼之故友，是日乃大苦，到碼頭，幸許君的船先到，小時則街衢從容歡迎許崇智後，再趕到招商碼頭歡迎王寵惠，若吳儆城輩，均雙料歡迎客也，

在俄皇后號未抵埠時，有一年近花信之時髦女郎，雙目灼灼，探望船身，各報記者云，此即王博士之夫人，時王夫人見俄皇后已近岸，乃急推車向載迎，而部表現，尤爲有神，可見伉儷間愛情之篤矣，

俄皇后靠岸後，各報記者及歡迎人員，即魚貫登船，與王氏一握手，王氏著西裝，左臂繞黑紗，面貌略苦黑，風塵之色，溢於外表，初在左舷外表，歡迎者表歡迎，乃欲入會客室中接見，各報記者環坐四週，由王氏一告以在歐美之情形，王氏談粵語，各記者不懂，乃改說普通話，王氏談峯甚健，

近代書家名號小志

（補）（若珊）

高邕，本名蕉，字孟侮，後蠡唐李邕書法，遂更名邕，且號李蠡，又別著赤岸山民，赤岸山在杭州，高先生嘗營生壙於此，

胡公壽，今人皆知胡公蘇，不知公壽本名迹也，又號橫雲山民，橫雲山在松江，清初王鴻緒曾有是號也，

楊伯潤，伯潤亦以字行，嘉興人，嘉興有南湖，故號南湖外史，嘉興又有茶禪寺，蘇東坡曾有詩題之，故一號茶禪老人，

楊逸，號東山，始取林竹東山之意，又號晉有，則取登東山而小魯之意，別字鹽雪翁，又字天閑，一道其淡，一道其逢耳，

郭秦祺駐德公使歡迎會

（影凤）

近來駐德放大批駐德公使，並有將派前滬惠博士，各報記者於是舉行歡迎會，郭氏笑答云，我這個駐德公使，三個月前王部長即徵余同意，余未有表示，後，郭氏笑答云，我這個駐德公使，三個月前王部長即徵余同意，余未有表示，後舊聞了，如果政府放我做，話重提，不是新聞，僅直是途之冷淡矣，

萬勤賢高敎鐵梅閣

（吳伶名）野宮春香（刊）

喧傳與中之驚惹不同命一案，萬勤賢與沈禮培，因服毒不死，是爲一部悲劇，沈禮培，因服毒不死，是爲一部悲劇，本人，即以此事編爲劇本，於一昨開演，親自登台表演，及唱新編之鐵梅閣，記者以事經該戲院之門，見有數十少年，簇擁此情不死之萬勤賢入內，勤賢已三十餘徐矣，面目可憐，登台高唱鐵梅閣一折云，

（西皮倒板）提起往事淚不乾，（原板）沈禮培，初與我情誓旦旦，直海闊接沿，免食登岸，王氏亦即乘坐汽車赴極司斐而路十五號謂宅內小住，謂宅房屋甚寬大，且有園林，靜宜，

丹翁道席

（可大）

本報第五百二十四號既刊外行記者之「太平洋通訊社之實業」一文，第三日之卜午，即得該社與奧國社來函，其書略曰「敝社乃民業之自動組合，而思有以補助中國新聞事業之組織，以宣揚黨義，介紹新聞力求國際輿論之公平正確爲宗旨，採取新聞本有聞必錄之志，不分派別，一視同仁，更無爲任何一方宣傳之主張，社內經費，顯有影響，茲寄社章一份，望詳細察閱，俾免誤會，以後同類之稿，尚望勿予輕易宣布，以免敝助稚之與論機關，並望對純粹青年組織之敝社，時加以指導與扶掖，俾免天傷，是所感禱」云云，時距本報發稿已久，致未及將原函發登報上，然本報對該社與其同情與佩仰，茲且以以知之，而引起讀我者利益挾嫌之資，和無技倆，吾儕視之，唯有一笑，謹將原書刊寫，亦見晚弄挑撥者之徒心勞日拙耳，

小記者滬，而出

（崔金）

宋兆華笑語云，王部長一到上海，即被各記者包圍，可謂苦矣，

王博士談話畢，各記者即請其至船頭寫之攝一影，攝畢仍回至其房間內，所有行李等，由謝海秋君代其與子稱天台山長爲天先生天台先生、

外時事新報胡老悲的兩位夫人，亦舉行追悼大會，天一天的高起來，

今年各報記者先生們的雨軒斧斤，辛殖之後，接連新賽，

不久有雙料蛋可吃，外勤間報各殖，工作以外，這努力於內涵一寧靜兒，時報金雄勤工作，最近小記者浸白及新聞報蔣宗義二君，漢出世的很多，還有將的夫人肚皮都大如帕米，最近調查，時事新報朱有人預測亦必生男，此，一笑，

太平洋背景后之一書

（雪記）

此書雖續人海潮撰下描寫海上紀實會鳥惡詳細靠上載會鳥遺且多文壇趣史魑魅罔情魅罔活現紙上

全書四十冊言分訂四大厚册

裝一函匣定價四元四角

上海麥家圈慶雲里

中央書局發行

全書目子日

第一回 小院種花魂銷經穢
第二回 覆水難收歌場悲失足
第三回 恢復牧歌場悲失足
第四回 送紅蛋家庭生詐詐
第五回 門心國火燒寫字樓
第六回 高拖大債市儈磅財
第七回 安挑陷阱書記含冤
第八回 辣手很心紅閨生怨
第九回 銀燈深淡鬼魅拘魂
第十回 初上銳頭明星敗符
明鐙照盤色彩寶探春

此書雖續人海潮撰下描寫海上紀實會鳥惡詳細靠上載會鳥遺且多文壇趣史魑魅罔情魅罔活現紙上

郭坤泉

（文）（武生）（刊）

陸丽娟書片

（玉）（照）

蟾影與友蘭

（史）（梨）

誰奏硯誰不奏蛔

（梨）

慾海滄桑

（生）（春）

大批哲學家

（宇）（室）（主）

注意 人報第七期准于五日出版

本埠各報販賣處均有出售
外埠各報代售處均有出售
金鋼鑽報館
星期日報館
二號電話一〇八四七號

人心大變

網蝶社會長篇生著 傑作

大批哲學家

（室主）

吾國學子之留學海外者，又有大批哲學家發現海上比歸，飄搖得博士頭士頭，即回國內大學，亦未曾進過，其於哲學家，原屬門外漢，然充斥海內，胡適之蔣夢麟則者輩果爲何如人耶，曰，即一般世所謂江湖術士之星相大家也，蓋自古都取勝數，而一般熱中哲學家，絕崇卜星相以還，海上星相家，或端端不去，乃有改組星相公所，爲哲學研究，相無須負發海外，祇要把相面測字牌子掛起，自有人尊之爲哲學家，成名之易，無遠於此，將來修世界史者，當推中華民國爲哲學家之唯一產生地，洵歟盛哉，

慾海滄桑

（生）（春）

第三回 儘管紅燭拙筆火中蓮 渺渺青鸞無零風裏絮

圓長道時心骨俱酥，也顧不得旁人笑，只一墨連聲儘侍者快一點上菜，這頓大菜，也就胡亂終席，大家一窩蜂擁到愛寶家來，愛寶家的老媽，見愛頓大菜，也就胡亂終席，大家一窩蜂擁到愛寶家來，愛寶家的老媽，見愛寶接到了這一大筆財神苦窩，早眼睛笑得沒了縫，便忙着敬香燒紙手中，一時間房間裏便鵝哭雞雀亂起來，一個娘姨，捧出一隻紅木小箱子來，裏邊裝着的一副麻雀牌，給珊匕一聲，便倒翻在碰和檀上，這時圓長早躺在鋪上，嘴一個鴉鵲片烟，聽了這麻雀牌的響聲，便屈指把人數算了一算，道，我們一共有九個人，要是打了一桌麻雀，不是有五個閒着沒事嗎，打了兩桌，還多着一人，倒不如拾了軟的吃硬的，旁邊的縣知事，早舉起雙手道，贊成贊成，硬硬硬……愛寶聞愛，圓委替月長把他推了一推道，怕甚麼呢，硬的頭利多了，那個拿麻雀牌的娘姨，知道他們之所謂硬，便是要推牌九，便把桌上的麻雀牌，一把一把依舊拷回小箱子裏，又另外從袋鴉衣褲裏，拿出一副牌九牌和骰子來，放在桌上，便道，諸位大人老爺請坐罷，圓長第一個先從鋪上跳了起來，放在桌上，一把道，讓我做莊，說着，便旋了一個方向，坐將下去，又捨不得去掉愛寶，「快點」把將她攙在懷裏，教她幫自己洗牌，衆人聽見了牌聲，便紛紛着在四週坐下來，那縣知事站在角上，幫着數籌碼吃注子，一時間牌聲骰聲笑語聲，便無終止作，正在吳興沉醉之際，忽地愛寶一聲怪叫道，圓長，你怎麼一會手從人家褲脚管裏伸了進去呢，圓長嚇嚇地笑道，我原想親近親近寶，預備就吃一條啊，

誰奏硯誰不奏蛔

（梨）

我們來解決一下，

我說神家蓋，神家反說我蓋，到底誰蓋誰不蓋，這問題其實很容易解決的，我們稱爭執的焦點，就在黃玉麟的硯數，那末紙要把包銀的數目弄清楚了，誰說得對的，誰不蓋，誰說得不對的，誰就蓋，這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嗎，

神家說黃玉麟在共舞台的包銀，祇有一千三百元，但是我所曉得的，却是謊不蓋，這問題其實很容易解決，我們稱爭執的焦點，就在黃玉麟的硯數，宜佈，後來，想，讓這包銀的確數，宜佈，後來，想，讓這位愛吹大氣的剛鑽先生去實地調查，請神家自己下一個斷語罷，倘然神家這是不認差，便要說玉麟的包銀，一回也好，所以沒有說出來，誰知這位剛鑽先生實在懶得很，自己不肯出去調查，硬要我把鑽數告訴他，既

郭坤泉

（文）（武生）（刊）

蟾影與友蘭

（史）（梨）

陸丽娟書片

（玉）（照）

注意 人報第七期准于五日出版

本埠各報販賣處均有出售
外埠各報代售處均有出售
金鋼鑽報館
星期日報館
二號電話一〇八四七號